

抗戰八年蘇北敵後（二）

凌餘祖

太倉城是腔腸動物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後，今總統 蔣公曾赴前方視察，認為民衆組織和宣傳工作做得不夠，難以配合軍事。當時，我在江蘇省黨部服務，戰爭的前方屬於江蘇省之淞滬各縣。中央令江蘇省黨部在前方成立一個辦事處，專門直接指揮前方各縣黨部的戰時戰地工作，並派周紹成先生和我二人分任主任、副主任。我們的辦事處設在蘇州。

抗戰的大本營成立了一個第六部，部長是陳立夫先生，副部長是張厲生先生，專管全國戰時黨政組訓工作。第六部也成立了一個駐蘇辦事處，主任是鄭亦同先生。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也在蘇州成立，最初的司令長官是蔣先生兼，副長官是顧墨三先生。長官部有政訓處，處長是顧希平先生。一時蘇州乃成為指揮軍事和黨政的重鎮。

我在辦事處所管的是外勤工作多，活動範圍

就是前方的各縣。適巧，中央也派了一個宣傳隊到前方工作，隊長是方希孔（治）先生。因此，我們很多機會都是和方先生所領導的隊配合進行的。

在戰爭的初期，各地民衆多沒有經驗，大家都畏懼敵人飛機轟炸和大砲射擊；地方還離戰地遠得很，有許多民衆已攜家作遷移之計，把原住的房子反鎖起來。所以我們的部隊開上前線，經過時看到這種情形，都極易生出反感。有時，要點水喝也沒人供應，也就是部隊得不到民衆的支援。有時，部隊的士兵們憤怒地說：「民衆們都跑光了，我們爲誰作戰？」如何改善這種情形？都是屬於我們的工作範圍。

有一天，我們出發到前線的太倉，到達時已近黃昏，太倉城門口有一排守軍很嚴重地戒備着。我們先派人去和守軍說明，再全部進入了太倉縣城。進城後，祇見到兩個民衆，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那位老太太用廚刀在門口石階上切着一小把青菜，大概是準備她自己的晚飯。另外

，看到了一隻貓和一條狗，分兩處癱伏着，看來是多日未獲食物。太倉的縣城是一個窄而長的形狀，我們走盡一條主要的街道，再沒有看到其他的人和動物了。街道兩旁的房子已被敵機炸得東西歪，電燈電報的桿子全部炸倒。很多人家於避難後，大門仍然敞開着，無人的住屋裏箱子疊得高高地。駐軍部隊長很嚴明，在每戶敞開的大門框子上貼了一張「擅入民居擅取民物者斬。」的告示，整個太倉城像死一樣的沉寂，祇聽到我們一行人腳步的聲音。我們找到了縣政府，縣府裏的人全派到四鄉做協助軍事的工作，留守的僅一、二人而已。等了很久，張迺藩縣長回來了，相互交換戰地許多問題的意見。已經到晚飯的時間，但是縣府裏僅有一碗肉湯，一點飯糰，無法留客。我們爲了吃飯，乃向常熟出發。

我們在前方工作，每個人都心情沉重，情緒緊張。方希孔先生有時講一、兩句幽默的話，大家都很欣賞。譬如，我們在進入太倉城時，所見的景象，個個都搖頭嘆息。方先生忽然說：「太

倉縣城是腔腸動物。」大家都笑起來了，因為形容太倉縣城再沒有比這幾個字更確當了。

山腰古墓與鬼為鄰

太倉至常熟途中，車子時行時止，因為上空敵機成羣飛行，巡迴轟炸。有一次我們隱避在一座山腰古墓旁。當頭敵機盤旋不去，大家都悶氣極了。方先生突然說了一句話：「古人說：『與鬼為鄰』。今天我們不是『與鬼為鄰』了麼？」大家又都笑起來了。

漢奸是實在不能饒恕的。抗戰初期，各地就有小漢奸的活動。舉例來說：我方由南京運出的軍火列車，每到蘇州車站時，多遇到空襲。所以蘇州車站是京滬線上遭遇空襲最多的一個車站。有時軍火車被敵機擊中以後，可以連續爆炸幾個小時。那時車站的周圍全成了危險區。有時增援的部隊或伏役什麼時候到站，隨即就會有敵機來臨，如響斯應，那是證明了京滬線各城市都分佈着小漢奸。

有一度，敵機利用了太湖作為它的水上飛機場，每次起飛，警報發出後，不到一、二分鐘即飛臨蘇州上空。我的聽覺很靈敏，常常先聽到飛機聲，隨即就聽到警報聲，所以在蘇州是沒有跑警報的時間。對蘇州的轟炸也很激烈，在一次空襲後，我隨即到觀前街等處巡視，街上除了救護隊以外，幾無行人，許多店舖裏的人也跑光了。我看到幾家大的鐘錶店，做在那裏，名貴的鐘錶無數地陳列在裏面，但是誰也無心看它一眼。在蘇州服務的人，當時視到車站為畏途，遇

到有什麼必需迎送的客人，不得不去時，當然也就不計什麼了。

我們因事必需返回鎮江或南京時，多利用辦事處的自備汽車，時間多在夜晚。京滬線鐵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有時相隔得很近，敵機在轟炸鐵路時，公路上也照樣光顧。我們有一次由南京回蘇州時，已屆深夜，途中遇到敵機轟炸常州站附近的火車；天空由敵人施放照明彈，光耀有如白晝，我們的車子停在公路上，車身不免反射着亮光，也同樣受到敵機的掃射。

開赴前線的部隊，遇到空襲而不及隱蔽時，多就公路兩旁的田畝上就地散開，端坐或臥倒，秩序井然；雖身旁有人中彈受傷，絕無浮動之現象。由此可以證明，我方軍紀謹嚴，士氣旺盛。

蘇州的高級機關林立，發生了一個不能解決的難題，就是戰區的民衆組訓工作應由誰來領導？當然，戰區長官部的政訓處是責無旁貸的。但是第六部的駐蘇辦事處也在組織規程上條列了主管的若干工作，其涉及的範圍至廣，幾至無所不包。有一天，政訓處顧希平處長與第六部駐蘇辦事處鄭亦同主任會同召集了一個會議，研討這個問題，當天出席的有戰區內所屬的黨政各單位的主管人員，但是討論了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似乎沒有什麼結果，因為兩方面全是由各該上級明令規定了的，誰也沒法相讓。最後祇有「請示上級。」在「請示」期間，也祇能你也做，我也做，當然發生了凌亂的現象，這個問題一直到蘇州撤退時還沒有得到解決。

江蘇省府突然改組

淞滬的抗戰非常激烈，三軍的英勇，贏得國際上的敬佩。後來，我方的戰略，認為對日抗戰將是長期性的，乃提出「以空間換時間」，「集小勝為大勝」的戰略，因已在淞滬得到相當的代價後，即轉移陣地。在淞滬我軍撤退後，江蘇省會鎮江一度集結大軍，省會的秩序也就隨着緊張起來。鎮江的警備司令原來是江蘇保安處長項致莊，到了這時候感覺到應付不了，省府主席陳果夫先生隨即改派保安處副處長李守維警備省會。

我在蘇州撤退的當晚，在省廬遇到李守維先生，他拉我到一個僻靜的角落裏，出示陳主席果夫先生的手諭，那張手諭寫着：「一、派李守維為江蘇省保安總團長。二、保安總團成立十個保安團。三、將庫存所有槍枝彈藥一律撥交李總團長接收。」他以極興奮的心情說：「好了。我們只要有本錢，還怕不能在江蘇長期抵抗嗎？」從鎮江撤退到揚州後，保安總團部即行成立。以後蘇北的若干保安旅，以及陸軍第八十九軍的建立，都是以當初的保安總團為基礎。

鎮江省會的撤退工作連續做了好多天，省會各機關的人和物分批由水運運到對江的揚州。這次的撤退做得很徹底，當時江蘇省黨部的所有重要文件等均早經疏散，工作人員亦分批撤走。我們少數不到十個人是最後撤走的一批。當時，交通工具已經沒有，我們由城南步行到江邊；街上的行人已經稀少，店舖多數閉上了門。我們在路上祇遇到二、三個尼姑，還有，經過小街一家裝

池店，壁上正裱着一付狄君武先生寫的行書對聯，我在那裏欣賞了一會，然後就走到江邊，上船，逕駛江北。

撤退到揚州的第二天，果夫先生在五臺山的蠶種製造場召集了一個黨政座談會研究今後的許多問題。在會議的進行中果夫先生突然宣佈了一個消息，就是接到中央的電話，江蘇省政府改組，准果夫先生辭去省主席職務。因之，省黨部全體委員當時即作了一個決定，全體請辭，俾中央亦予以改組來配合新的省政工作。

就在二十六年的冬季，我舉家由揚州遷到淮陰，轉往徐州，經過鄭州，直趨武漢。中央各機關已全部撤退到武漢，各省的人都向武漢集中。武漢三鎮湧起了人的狂潮。通往武漢的鐵路、公路、水路、山路，全擠滿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有的舉家西遷，攜老扶幼，經過幾十天日夜的跋涉，路上有時沒有吃的，沒有喝的，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指臉為姻羨煞羣雌

汽車的駕駛員成了時代的寵兒，有的駕駛開着空車向後方行駛的，時時遇着成羣結隊想搭便車的人們的攔阻。聽說有一位駕駛先生在路上被一羣妙齡女學生所攔阻，他下車巡視一過，指着一個最漂亮的小姐說：「你願意和我結婚嗎？如其願意做我的太太，請你上車。」這位小姐點點頭，隨即被扶上車揚長而去。被遺留下來的這些小姐們滿腹失望，但是臉上却掩不住羨慕的神色。

武漢的輪渡來回都擠滿了人，武昌的黃鶴樓，蛇山公園，漢口的中山公園裏，每日由朝至暮，都是人山人海。這些不願意做奴隸的下江人，有的拋妻別子，捨棄了他們的家園，有的携老扶幼，翻山越嶺，來到武漢三鎮。漢口的小吃店，武昌的點心舖子，擠得滿滿的，隨時在打聽戰況，總希望早日反攻，再造家園。無奈，戰況的推移，形成一種長期戰爭。所以，流亡的下江人也夥着家人做起小買賣來。我們能在武漢吃到江蘇常州的糟扣肉，也可以吃到揚州的小籠包餃。人都在作長期的打算。

在一次最後班次的漢口到武昌的輪渡中，遇到一位明媚的少婦，她問我是那裏人，我說：「江蘇。」她說：「我是上海人，我們可以說是同鄉了。」在說了幾句話後，她竟然問我：「你是不是要到重慶去？我可以陪你去麼？」我說：「你的家人呢？」她說：「我的丈夫是開被服廠的，我匆匆地離開上海，一個人來到武漢，住在丈夫的朋友家裏，越想越不是辦法。我可以和你走嗎？」我祇有很緩和地安慰她：「武漢暫時不會有問題，你的先生可能很快會來，你們一定會團聚的。」

我有一位朋友的女兒，她一人隨着人潮流落到武漢，因為不能解決食住問題，就夥同幾個女孩子，終朝和男人鬼混，後來總算嫁了一個人。這是放蕩淫靡的一面。

中國國民黨在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漢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決議設置總裁，總攬全黨黨務，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設三民主義青年

團，團長由總裁兼任。在落伽山辦了一個大規模的訓練機構——第一戰幹團，許多有志青年都著上了軍服，從事戰時工作。

人在亂世都特別關心自身的休咎。當時，在漢口有很多位預言家，創造了很多聽了令人不得不信的神話。我記得，有一位「後知靈」的看相先生，每日祇接待有限度的訪客，且必須事先掛號者。我們家鄉的一位金融界巨擘——胡筆江先生，由好幾位武漢知名的金融界人士前往請「後知靈」看相，結隊前往時氣派之大，誰也會料到應受到特優的招待的。

胡筆江的運走完了

但是，「後知靈」看到胡筆江時，竟冷漠逾恆，隨便敷衍幾句話，毫未恭維。離開時，有位陪往的朋友就責備「後知靈」：「你真有眼不識泰山，他是銀行界的大亨，你怎樣可以如此淡視呢？」「後知靈」答復說：「他的運已終了。」一時大家都認為這一下「後知靈」不靈了。你想胡筆江身為銀行界的巨擘，絕不會輕臨險地，如何會「運已終了」。但是不久，他因事到香港，包了一架飛機，已經到達香港上空，被敵機迫擊迫落海內而遭到死亡的慘禍。消息傳來，「後知靈」真是過後方知其靈了。

同鄉吳幼春先生，自幼苦讀，為一虔誠的基督教徒，為光華大學同學，後又在省黨部同事，當時亦同居武漢，他對命相之學有極深之研究。有一天，他要我同去看一位命相黃喬松。為我起一個大六壬課，參酌我的八字推算流年。推算的

結果，說我非到秋季七月間不能有事做。到七月以後，有事找來，不須自謀；並且同時要兼做文武二職。我聽後，頗不以爲然。我想，如其我要做事，隨時可以有機會，不必等到秋季。到秋季，我也可以不必一定要做事。至如同時兼任文武二職，更屬無稽之談。誰知，事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在秋季以前，有人介紹我到湖北省政府當秘書，當時的主席是陳辭公，秘書長是柳克述先生。我說：「一個秘書和秘書長不熟悉是不相宜做的」，就這樣謝了。第二次，有人介紹我去做師政治部主任，條件是需要參加一次訓練。我當時很不願受訓練，這樣也就作罷了。如此的機會陸續而來，總因爲條件不合，乃致一事無成。

抗戰的形勢，敵人當時正以海陸空軍溯江西犯，江北方面，在安慶登陸，繼陷我潛山、太湖、宿松、黃梅等地，後進攻我廣濟。江南方面，向馬當、湖口進犯。敵人的企圖是會合江北之敵，圍攻武漢。我中央乃按照原定計劃全師撤退。在撤退前，中央發表，我爲江蘇省黨部委員，同時發表者是王振先、石順淵諸兄。在這同時，政治部發表我爲第三戰幹團上校教育科長。真是到了秋季，我同時兼了文武二職。當時江蘇的省會已移到江北的淮陰，戰幹第三團則在江西吉安。葛建時先生係戰幹第三團的政治總教官，我的職務想是由他推薦的。因爲我要回到江蘇，這教育科長的職務是不能兼了。可能到蘇北以後，除了省黨部委員以外，初兼省民衆自衛隊總指揮部政治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繼改爲第三處處長。魯蘇戰區副長官韓楚箴先生奉命成立魯蘇戰區江蘇

省動員委員會，自兼主任委員，任我爲書記長。陸軍第八十九軍司令部成立秘書處，軍長李守維任命我爲少將處長。在抗戰期間，始終兼着軍職，這也教做命運的安排了。

國難嚴重出去做什麼？

當廿六年冬，我從江蘇撤退到武漢後，曾經一度到長沙住了一個期間。同時到長沙的有曹明煥，周紹成兩位先生。當時我和周紹成先生準備出國到蘇聯去留學。因爲，抗戰初期，蘇聯對我國的態度尚不差，並且還有軍事上的援助。我們想到將來我國與蘇聯的關係，心裏總想應該對俄國要有深刻一點的研究。我們到長沙去，就是爲了此事請教於陳果夫先生。果夫先生不住在武漢而住長沙是因爲主持國立政治大學遷校事宜，當時政校初步的遷校計劃是設在湘西。

長沙是屬華中的一個大都市，華東逃亡的人羣雖像洪流湧向後方，武漢三鎮亂糟糟地，街頭巷尾只看見人頭攢動。但是，長沙却仍然保持着嚴肅，寧靜的市容；僅有一小部份地區，如八角亭等，有着較稠密的人羣。

我們見到果夫先生以後，果夫先生對我們出國的計劃大爲不滿，他說：「現在國難嚴重，本來在國外的人還趕回來同赴國難，你們這時候跑出去，算做什麼？」這是義正詞嚴的指示，我們聽了都心悅誠服。過了幾天，他又找我們談話。他說：「你們在江蘇負責過很久的責任。現在江蘇的同志到後方來的很多，任之閒散不是辦法。你們向湖南省黨部借幾間房子，辦個訓練班，將來

派這些受訓過的同志回到敵後去工作。」因此，我們就一度留在長沙，向湖南省黨部洽商一些問題。

有一天，我到湖南省黨部的時候，聽說有一批江蘇來的流亡青年聚在省黨部的門房裏，等候登記。我去一看，忽然看到兩位堂弟在裏面，——紹康和紹源。叔後異地重逢，驚喜交集。我詳詢之下，知道他們由紹志向難民機關領了兩個難民條子，掛在胸前，到處由難民收容所招待吃住，也有交通車輛向後方運送。就這樣，他們兩個人由揚州到達了長沙。當然，他們兩人已經狼狽不堪，我除了送他們一筆錢添製衣物用品改善生活外，問問他們的以後計劃，他們說是有志從軍。當時中央軍校適派人在長沙招考新生，我代爲找到了適當的介紹，他們都進入了軍校，以後他們都成爲正式軍官，參加了國軍的行列。

由武漢再回到江蘇，那是一個很遙遠而艱難的行程，因爲軍事的轉移，武漢的人心漸呈浮動之象。我先送走妻兒，她們是溯江而上，暫寓重慶。我又送走胞弟紹變，他是到國立藝專讀書。國立藝專在昆明復校，校長是滕若渠（固）先生。我給了他一點路費，一封致滕校長的介紹信，我在信上說：「夔弟是一位流亡學生，他假如在應領的公費外因爲買書及添購衣物仍有所需，請校長以私人的關係借給他，由我歸還。」滕校長很愛護他，也借給他很多錢。夔弟研究藝術理論算是有成就，他後來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服務，繼續研究。來臺後在國立師範大學專授藝術理論，深得同學之信仰。其文亦深爲藝壇取重。惜天不

假年，因癌症於四十四年陰曆正月初五日在臺北逝世，享年僅四十二歲，滕校長亦早歸道山，撫今追昔，不禁愴然！

堂前無古畫不似舊人家

離開武漢，第一步先到長沙，搭的是粵漢鐵路快車，我和振先、順淵，包了一間頭等臥車間。沿途空襲，火車隨行隨止，在那大熱天裏，車上無飲水及洗浴的設備，比難民車還不如。我們因為有一個房間，裏面有一具自來水洋瓷面盆，所以漱口、洗臉、淨身、吃水……均仰賴無誤。三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裏，一個鋪上睡兩人，一張沙發椅上坐一人，可說各得其所。有一天，車行途中突又發生空襲，旅客紛紛下車在鐵軌兩旁的山邊樹叢中各找避難之所。避了很久，未見敵機臨空，大家都耐不住，頭伸出來東張西望，不期而遇地在樹叢中見到了一個熟悉的面孔，那就是常州的談佩言先生，他是由西安撤退到武漢，以事再轉長沙。到西安的時候，他隨一個話劇團工作，有一次在空襲裏，遭到敵機的轟炸，所幸臥倒在地，僅將口部炸裂，裂縫直到右耳根。因醫治適時，幸未送命；但以失血過多，本是一個胖子，竟變成瘦瘦的，叫人有點不敢認了。空襲過後，我們請他擠到我們的房間裏，因為他在車廂中一直是站着，實在吃不消了。

到達長沙，真是叫人眼花撩亂，街上到處擠滿了人羣。不僅是白天如此，夜間亦復如是，真是一個不夜之城。我們打聽往南昌的交通工具；那是長途汽車，並且要早幾天登記，夜間開車。

到南昌，住在洪都招待所。在當時是一所很堂皇的旅社，剛選好樓上的房間，即聞空襲警報之聲，乃匆匆跑下樓梯，在樓梯後面的一個小空間暫避。這時，忽然來了一位女士，也匆匆地跑進來，向我懷裏直鑽，我也很自然地抱着她，默然無語。一直等警報解除，我們才有心情互相望了一下，完全是陌生的人，隨即分開各自散去。後來到屯溪，又碰到了這位女士；那是在一個從事敵後工作的辦事處裏，知道她是一位登記志願到敵後工作的護理人員。

在南昌勾留期間，拜訪了幾位朋友，多未遇到。因為當時每天都免不了有敵機來空襲，住所大半遷到郊區，市面相當冷落，絕不如長沙的繁榮。

住在招待所裏，不時有人敲門，那是做畫畫古董生意的小販。這班小販很斯文，一派書生打扮。他的腋下夾着一大包字畫，有時手上還捧着一二隻古瓷花瓶，或者古銅香爐。他們遇到愛好書畫的風雅客人，就不厭其煩地打開一幅一幅的古字古畫讓人欣賞，希望成交幾筆生意。我是對字畫有癖好的。向他們領教過。這類的字畫，大概都是古人的。我第一次遇到的一位小販，他就展示了一幅八尺的八言對聯，下款署名「朱熹」——還有一幅絹心的條幅草書，署名「文天祥」。像這樣稀世之寶，所索的價錢却出人意料之外，一副朱夫子的對聯僅僅要我兩塊銀元。當然，明眼人一看便知，所有的都是贗品。但是南昌做這種生意的却多得出奇。我和熟悉當地行情的人請教過，這究竟是什麼道理？有人說：南昌做木商

獲暴利者多。本來是窮光蛋，一朝發了財，大半先建築一座大的房子。房子蓋好了，四壁蕭然，不成體統。俗語說：「堂前無古畫，不似舊人家。」爲了要冒充世家，就不得不廣徵古字古畫來充場面，爲了供求之需，這門生意就產生了。因爲真蹟畢竟不多，而且價值也很有可觀，不是一般人均有購買的能力，所以贗品充斥，而且做得離奇。

到南昌的過路客，大概都對滕王閣有嚮望之心。我在中學時代讀過王勃的滕王閣序，真是艷羨之至。因此，我也瞻仰了一次「滕王閣臨江渚」的江渚。在我問當地人：滕王閣在什麼地方？如何去法？他們都表現出不大有興趣的眼光對着我。我在找到了「江渚」的時候，那真是令人不敢相信所謂「滕王閣」已經不見了，那僅是一個歷史上的已經湮沒了的建築物。而江邊的淺水灘畔停泊了不少雜亂無章的破落戶般的小船，誰會相信這就曾是面臨滕王高閣的江渚？

江蘇省會流浪記

屯溪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司令長官已由顧墨三將軍真除。我們專程到屯溪，爲的是向顧長官請示回江蘇後的工作。當時江蘇省政府主席係由顧長官兼任。對我個人來說，那是够感慨的！因爲抗戰開始時，我是奉派在蘇州工作，當時第三戰區長官部設在蘇州。現在又奉派回到敵後的江蘇，而第三戰區却是移駐在皖南的屯溪了。在屯溪，我下榻在軍法執行監部，當時的執行監是倪公輔（弼）先生。部裏的人多屬舊雨

，所以在屯期間精神非常愉快。

江蘇的省會，自撤退到蘇北後，即設於淮陰。我離開屯溪後，即經金華、永康、溫溪……等地而到溫州。在溫州等海輪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輪渡江到蘇北，轉往淮陰。其中所經區域多為敵偽控制。惟以預經佈署，一切都順利。

淮陰是我舊遊之地。但當我此次回到淮陰時，不禁有了陌生的感覺。江蘇省黨部的主任委員韓楚箴（德勤）先生，江蘇省政府主席由韓先生兼代，其本職為民政廳廳長。王公與先生任省府秘書長。李守維先生任陸軍八十九軍副軍長兼江

蘇保安處處長。黨政軍所有的中上級幹部都是熟人居多。彼時的淮陰，完全是戰時體制，一切籠罩在戰時氣氛之下。

當時，除多數縣城淪陷外，仍有不少縣城還在控制區之內。在控制區內者，為淮陰，淮安，高郵，寶應，泰縣，阜寧，鹽城，泗陽，連水……等。還有一種可稱為半控制區，就是縣城雖為敵人所佔，但其餘的鄉鎮仍在我掌握之中。關於政令的推行還很積極，各級行政的機構也還完整。軍事方面，除成立八十九軍外，還有若干省屬保安旅，縣屬保安團隊。以這些部隊為中心，建

立了好多游擊根據地，並且控制了蘇北好多地區的面，使得政令的推行收到很大的效果。黨務工作人員也配合政治軍事需要，除鞏固控制區外，並深入敵後，做組織、宣傳、情報、策反等工作。

江蘇省受了地理上的影響，中間橫流着一條長江自然分隔成江南、江北兩部份。省會由鎮江撤退到江北，對江南因為隔了一道江指揮聯絡都不甚方便。所以，當時省政府，省黨部設在江北。省政府在江南設了行署。省黨部在江南是一個辦事處，分別就近指揮江南各縣的黨政工作。江南行署主任是冷容庵（欣）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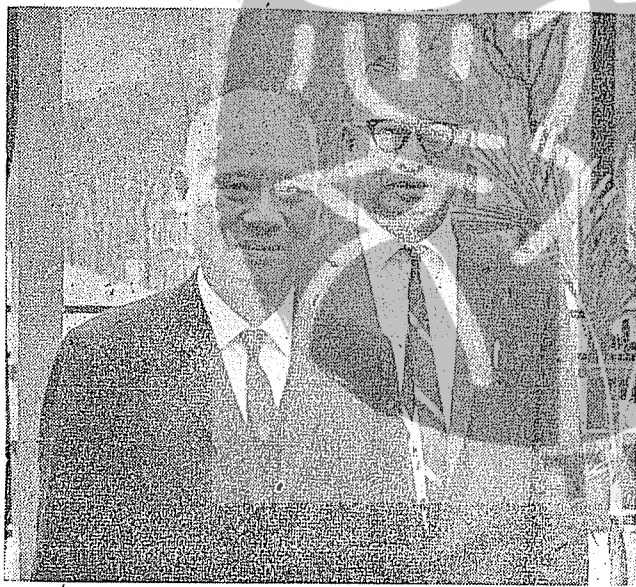
省黨部江南辦事處主任是周紹成先生，至於江南的軍事另有系統。

（未完）



（上）三十年前作者在蘇北從事敵後工作時留影。

（下）三十年後與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合影。蘇北敵後游擊區，當年也在顧將軍的指揮系統之下。



贈

贈與中外
雜誌讀者
的親戚、
朋友、同
學、試讀。請寄郵票五
元，寫明收書人地址、
姓名，由本社代寄本雜
誌第一卷第二期再版本
一冊。